

从中学生直跳北大硕士

◉ 张隆溪

厚厚的灯油灰

1969年到1972年，我在四川南部插队落户，一面在田里种庄稼，干农活，另一面自己看书自学，包括自学外语。在乡下自学外语，既没有老师，也没有任何机器，像电视机、录音机之类，也没有什么学习材料，当时学习纯粹是靠兴趣。看书和学外语并不是一件苦事，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，是使生活有一点意义的快乐事情。当然，我那时候已经可以看英文书，能够欣赏英文文学作品中文字的优美，已经不是很苦的初学阶段。但那时候书很少，我只有一位中学老师送的两部英文书，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的选本，另一部是从莎士比亚到赫胥黎的英国文学作品选段。

那时候我读这些书，跟我一起下乡的同学都表示怀疑，说你现在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天天种田挖地，这就是我们在乡下生活的现实，读莎士比亚跟你的现实生活实在是隔得太远了。更不用说从政治上来讲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别人知道你在学英文，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，你学了想干什么？虽然当时的宣传，用"封"、"资"、"修"三个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否定了，我却真的从心底里面不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坏的。

下乡三年，我基本上白天在田里干活，晚上看书。每天晚上读书都要读到十二点到一点才去睡觉。记得当时下乡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垒土房子，有八个知青合住。我有一个小皮箱，放在自己钉好的木架上当一个小书桌，然后用一块小木板，钉在墙上当书架，上面只有几本书，然后在书桌上放一个小油灯。我在乡下整整三年，每天晚上看书，三年后离开乡下到成都去工作，离开农村的时候，我把油灯拿下来，一看，哇，这么厚的油灯灰，心里也颇有些触动。

学徒工翻译

我回到成都当了学徒工，和我一起回成都工作的知青很快都知道我喜欢看英文书，他们给我取个外号叫"翻译"。有一个同工厂的学徒工就说："唉，翻译，听说你英文很好，你有没有看过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啊？"我说没有，根本没有看过。他说我可以给你拿一本来。我说你不要吹牛了。可是第二天他果然就拿来一本书，这是一本很好的精装本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里的《十四行诗集》。他说一个同学的父亲藏了很多英文书，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"文革"抄家很厉害，能够把书藏起来，没有被抄掉的是很少的，可是居然有人保存了这么多英文书。当时这位老先生根本不相信现在还有年轻人可以看英文书，而且是莎士比亚的书。所以当他去借书的时候，那位老先生对他说："你说有个人要看这本书，我可以把书借给你，但是你让那个人把莎士比亚的诗给我翻译出一首来，拿回来给我看看，如果翻得好，你就把他带来，我就借书给他。结果那位朋友把书带给我，我当然高兴极了，看了以后，马上就译出一首。这位老先生姓欧阳，叫欧阳子隽先生。他曾经在国民党时候的《中央日报》做过记者。他的古文很好，也很喜欢外文，收藏了很多好书。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非常感动，对我说："我的书就是你

的书，你要看什么书，随时都可以来拿。我在他那里第一次看了英文原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看了所谓钦定版的《圣经》。

中学生考北大

恢复高考制度是"文革"结束以后的事，是 1977 年。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应该说还不错，我已经浪费了十年的时间，如果现在再去读四年本科，实在赔不起时间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念研究生。

当时只有北大招收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。但是去报考北大，觉得可能不行。我那些同学平时都很佩服我，说我不得了，可是我真的要考北大的时候，朋友也说，算了吧你。你这个中学毕业生去考研究生，就已经跳一大步了，我们姑且认为你是不错的，可是你还要去考北大，你这不是有点儿异想天开吗？

我当时在生物研究所工作，四川科分院的院长是马识途，认识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师谦。他建议我去北大试试，让我写一篇文章，请徐教授转交给西语系。我很受鼓舞，但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呢？去考英美文学的研究生，当然最好是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论文，可是考虑到我的背景，如果用英文写一篇评论英国作家的文章，别人一看，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抄来的？我自己很喜欢唐诗宋词这类东西，所以我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专门评论英美人翻译李白、杜甫诗的文章。

都快要到报名结束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一份电报，许师谦教授要我改考北大。我还是犹豫不决，虽然他这么鼓励我，但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？使我真正改变想法下定决心去考北大的，是许师谦先生写的一封快信。

许先生在信里说，西语系的系主任李赋宁先生跟他是同事，在校园里偶尔见面，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，几十年里从来没上他家里来过。李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亲自上他家里，说要让四川这个学生报考。我看了这话以后，马上就冲到报名的地方，说我要改报北大。报名处的人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你这人疯了，报名就要结束了，这么长时间你按照川大研究生的考试准备，现在马上要开始考了，你却要改考北大，这不是发疯了吗？最后还是给我改了。我初试的成绩各科平均起来 96 分，取得了北大复试的资格。

北大的复试题

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认为经过十年的"文革"，大概没有人懂什么英国文学，于是初试的考题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。中国了不起就在这里，有这么多的人，哪怕有十年的"文革"，再折腾也还有很多人念书。初试下来，有 40 多人都是 90 分以上的。这下老先生们就急了，只能收十多个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复试的时候，题就特别难，把距离拉开了。那种考试提问的方法是灵活的，就看你自己能答到哪一步，你的知识有多深入。

比如说有这样一道题，说有哪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出现过两次？这是第一层问题，第二层呢，就问你能不能说出为什么？你如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些了解，就知道福斯塔夫，是一个喜剧人物，出现在《亨利四世》和《温莎的快活的妇人们》两本书中。你如果能答出这个就已经很好了，如果你还能说出为什么福斯塔夫会出现两次，那就更好了。福斯塔夫在第一个剧本《亨利四世》里是个非常滑稽的人物，据说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演出以后非常喜欢，就下令说要再写个剧本，里头还要有这个人物出现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就要对文学史比较熟悉，不光是剧本，而且要对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比较熟悉。所以这种考题就比较有意思，不光是 1+1=2，等于 2 就完了，而是比较活，比较有发挥的余地。

复试结束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到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的。我很感欣慰，因为自己的自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也得到了肯定。



【坛主小传】张隆溪：四川成都人。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，为"文革"后第一批研究生。1981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1983 年赴美留学，1989 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，任比较文学教授。1998 年起，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系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♥